

校园
物语

对面的帅哥看过来

◎ 刘艺 著



海天出版社

对面的帅哥看过来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对面的帅哥看过来 / 刘艺著. —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05.

(校园物语系列)

ISBN 7-80697-686-8

I. 对... II. 刘... III. 中短篇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51509 号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33)
<http://www.htph.com.cn>

责任编辑: 周海彦 责任技编: 卢志贵
封面设计: 海天龙广告

深圳市海天龙广告有限公司制作输出 Tel: 83461000
深圳市福威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张: 7
字数: 100 千 印数: 1—8000 册
定价: 14.00 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刘艺

笔名林琛，深圳作协会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新闻专业学生。在《少女》、《少年文艺》、《花季·雨季》、《少年文学周刊》、《少年博览》、《安徽文学》、《红豆》等多家杂志发表众多作品。

出了三本书。

还要努力、努力、再努力。

责任编辑：周海彦

插图：文 治

封面设计：文 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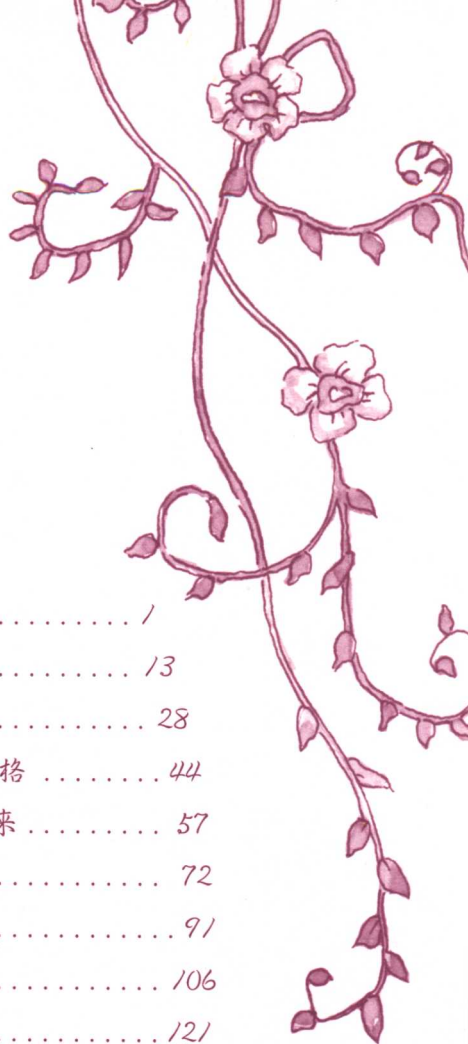
责任技编：卢志贵

ISBN 7-80697-686-8



9 787806 976869 >

伊人朋友	1
忽然之间	13
拟化爱情	28
维尼的机器人格格	44
对面的帅哥看过来	57
花开荼蘼	72
精灵米兰达	91
窗外飘来的花瓣	106
倒带	121
隐私像一朵暗花	136
记得要忘记	150
思念里的流浪狗	165
往事如雾	179
诺比蒸发了	192





子渊与施维亚是好朋友。

用旁观者的话来形容是“两个人好得像一个人”。

穿上校服，子渊和施维亚俨然一对玉女姐妹。一样的学习好成绩，一样的1.66米的个子，一样的长发飘飘，修长的身材，白皙的皮肤。不过，两个人的家世却是大相径庭，小施家富裕和谐，子渊的家还挣扎在贫困线上。不过，少有人知道小施是富家女，小施不言不语，不事张扬，而子渊主动热情。

她们上的是市里一流的学校，无论学校的品质还是管理都是一流的，当然收费也是一流的。照说子渊的贫困家庭是上不起这样的学校的，但是“吉人自有天相”。一流的学校一方面要收钱，一方面要创自己的牌子，光收有

1

对
面
的
帅
哥
看
过
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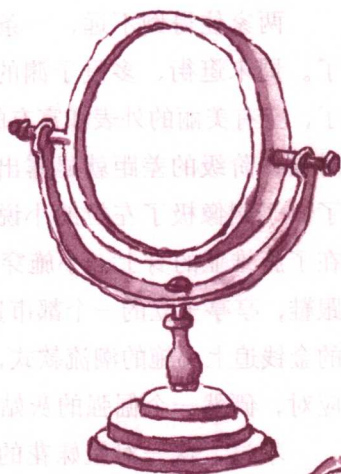


钱人的子女来读书，假如升学率上不去，也就没有有钱的家长肯把孩子送到这里来了。所以对于各个学校贫困的尖子生，学校早已了如指掌，在中考之前，他们千方百计地游说贫困尖子生到这个学校来，给他们免学费、免住宿费，还给生活补贴，以此来保住其一流的地位。子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了这个学校，与施维亚同一个班，成为了好朋友。

不住校的日子里，总是施维亚到子渊家去得多。小施喜欢子渊家那种“家”的感觉——可以随处坐，也可以随



处扔东西，东西放到哪里都行，没有合适不合适之说。小施还特别喜欢吃子渊妈妈做的小菜，可口、有味，胜过家里1000块一个月请的保姆——每一样菜端上来都像酒楼菜。



子渊笑话小施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平常百姓人家的几盘小菜都能让她流连忘返。作为回报，小施星期一回校总是带许多吃食供子渊大快朵颐，子渊一边大嚼，一边含糊不清地说：不吃白不吃，我这是“杀富济贫”，缩短社会阶级差别。小施听了，也不生气，只是无声地一笑。

两家的父母也十分赞赏这对姐妹花的交往。施维亚是独生女，富裕的家庭却弥补不了作为独生子女的孤单，而子渊下面还有一弟一妹（天知道他们是怎么躲过当年的独生子女政策的）。子渊的父母都下岗，两个人靠打零工养家糊口。子渊的母亲穷怕了，每回见到小施总是说：同人不同命啊！维亚，将来叫我们子渊到你爸爸公司去打工吧。每当妈妈讲这句话，子渊就不高兴，而施维亚呢，还是无声地一笑。





两家住得倒不远，一条马路之隔，却是天壤之别罢了。周末逛街，多是子渊的主意——她觉得小施太寂寞了，空有美丽的外表和富有的家庭。子渊和施维亚逛街的时候，阶级的差距就显露出来了。因为在家里不穿校服了，子渊像极了左拉的小说《陪衬人》，回头率大都集中在了施维亚的身上：小施穿着CK的鸡心领和Gucci的高跟鞋，亭亭玉立的一个都市贵族。子渊知道自己没有大把的金钱追上小施的潮流款式，干脆以牛仔裤和白衬衫作以应对，俨然一个倔强的灰姑娘。

不过，这一对姐妹花的惺惺相惜，近来却显得古古怪怪起来。周围有好事者猜测原因，最终将视线集中在邻班一个叫纳梵的男孩身上。纳梵是学校女孩公认的英国绅士类人物。80年代后出生的女孩子喜欢把亦舒和安妮宝贝的情爱小说当作拍拖“圣经”来读，而纳梵便是这种小说中不变的一个名字：家明。他的礼貌和谦逊充满了机灵和智慧，明朗的面孔下是多年严格家教沉淀下来的幽深内涵。这样一个懂得进退的男孩子不知不觉地夹在两个同样敏感多情的女孩子中间，让外人看起来，委实也是替他们左右为难。

施维亚的课外兴趣小组选的是文学，在文学小组中有一个男孩就是纳梵。最初的情形是，每周六施维亚去文学院上课的路上总是能碰上纳梵。近期导师指导他们合力研究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施维亚为了加深理解，甚至背诵了它的英文版《The importance of life》，这英文版的书是纳梵送给她的。等她背完了，纳梵则将他和施

维亚在课下的对林语堂的生平思想理解，在学校的文艺讲座上娓娓道来，让外来参观学习的老师们大吃一惊。待下了课，这一对金童玉女般的人物自然而然地就走在了一起，不过，明眼人还是能看得出来，纳梵是竭尽全力地讨好施维亚，而小施呢，依然是波澜不惊地浅浅一笑。该上课上课，该回家回家，该和好朋友逛街就逛街，遇到子渊询问的目光也不做任何解释。

后来的情况有一些小小的变化，不是好事者根本就看不出来。原因是纳梵同学又申请了每周五的手工组活动。

没下岗之前，子渊的妈妈是刺绣厂的工人，子渊自幼从母亲身上学得一手好布艺。尤其是母亲下岗后，在家里经常接一些加工活，子渊也帮着妈妈一起打拼。后来活接不到了，妈妈就自己设计一些台布、床罩、枕头套之类的东西来卖，子渊做不了这些大的活计，就做一些类似十二生肖小挂件之类的东西，没想到，这些小东西比妈妈的大件套还受欢迎。妈妈索性把手头的活停下来（只有在有订单的情况下才做），也做起了小玩意。这些小东西投资少，见效快，着实给贫困的家庭带来一线生机。

在周五的手工组里，纳梵同学倚仗着从小学习素描和油画的底子，与子渊在艺术上得到沟通，使得他们能共同负责各种大型活动的设计制作工作，纳梵迅速接近了子渊，与这个生性灵秀的姑娘一同共进退。

子渊的幻想如同武夷山巧夺天工、泼墨一般的崖画，总与世面上的商业表达方式有着隔山隔水的感觉。在一次接待外来教师的观摩活动中，子渊被任命设计一条欢





迎条幅，纳梵自告奋勇地担当她的助手，经过两天两夜的写画绣描，一条飞舞着类似飞禽走兽的象形文字欢迎标语，成了校门口回头率最高的标志。

纳梵同学十分惊异子渊小小年纪思维就天马行空般无所顾忌，而表现出来的却又是如此的精彩纷呈，仰慕之词自然而然地就常在嘴边流露出来，让一直生长在生活底层的“灰姑娘”听来十分受用。

在子渊的潜意识里一直有一种要改变自己命运的愿望，多年来她一直努力学习，渐渐地已经摆脱了大杂院的困境。可是到了现在的学校，与身边的同学一比较，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自己还是大杂院的“丑”丫头，不过是换了一个栖身地而已。

纳梵的出现又一次激发了子渊要改变命运的愿望，然而真正实行起来却又是遥不可及。

纳梵的父母80年代在国外留学时生下他，如今回国来投资办实业，是典型的“海归”。而纳梵的国籍竟不是中国，这在人数不多的学校里也是个特殊人物了。一口流利的英语，一副彬彬有礼的姿态令众多的女孩子如影随形。

可骄傲的纳梵对这一切却视而不见，他的目光始终跟着两个姑娘后面走。

今天是休息的日子，破天荒的，子渊来到施维亚的家。她坐在窗口旁，绣着一幅菊花图。眼睛不时瞟向斜下方窗帘隐约遮掩下的院门口。那里站着一个看不清面目的拿着红玫瑰花的男孩子。犹豫着按不按门铃的当儿，已经滑过了数十分钟。





这是施维亚的卧室，卧室在楼上，施维亚常常说自己的卧室外有一个“重庆森林”，指的就是她在阳台上栽培的千奇百怪的花卉。尽管学校里的同学都以为小施是一个静默得失去思想的女孩子，只有子渊知道小施阴柔的力道时不时地会迸发出一些奇异的光彩，就像阳台的奇葩。今天，维亚邀请子渊来家里，为她的白色丝绸裙子的背后绣一些花朵。子渊为她选了牡丹，她不要，却要大理菊，五彩缤纷得十分灿烂诡异。

此刻站在门口的也不是别人，就是纳梵。十七八岁的年纪，他已从小学得一些讨女孩子开心的伎俩。学校里的传闻虽然真真假假，他却在认真考虑在子渊和施维亚两者之间的权衡。他相信，只要落力去追，没有不捧得美人归的道理。比较之下，觉得施维亚的姿态高贵一些，沉静一些，骨子里似乎不是那么好相处。而子渊出身贫寒，为人热情，好像比较好相处，有些野性难驯，单从她的画里就能看出来。

“花儿绣走样儿了吧？”施维亚故意不去看窗口，笑着对子渊说。

“当然是一笔一画按照路子走的。”子渊收回目光，也笑了。

“试你不到。”

“干吗要试我？”

施维亚不说话，浅浅一笑，手里绞着子渊的红线。

突然，门铃响了，两个人对看了一下，谁也没起身。

子渊诧异地盯着小施，小施干脆拿起一本书，不声不响地坐下，一副与我无关的模样。

子渊就此把头低下去，专心做她的活计，直到门口那个人按铃按累了，自行离开。

学校里很快传出子渊获胜的消息。原因是纳梵淡出了文学组，以“对布艺创作比较感兴趣”的理由退出的。好事者议论着纳梵，不知是对子渊比较感兴趣呢，还是对布艺比较感兴趣？

子渊不再天天在校住宿了，常常与纳梵一道步行回家。子渊的妈妈欣喜莫名，女儿突然多了一个有礼貌有才智的异性同学，令到她一次又一次地手忙脚乱，也无心追究施维亚为何不再来尝她的小菜了。

纳梵与子渊谈及自己的家庭背景，颇为自豪，父亲一直教导他要以壮大家族产业为己任。纳梵要求子渊参加国内的布艺比赛，拿一个好名次回来，以与自己的家世相匹配。

子渊的脑子一片糨糊，名次？匹配？

子渊忍不住问，为何你要选我，不选施维亚？

纳梵干咳一声：最下流的男人，才说女人是非。

子渊默然。

纳梵频频地拿来一些书籍交给子渊阅读，并送给子渊从国外带回来的纪念品。子渊一开始是笑着接纳，引以自豪，时间长了感到平淡麻木，最后是茫然。自从他来到她的世界，原来对她没有意义的任何东西，都被他总结成





真理，他说存在就存在，他要崇拜，她必须紧跟其后。否则，他必将重复一遍他的理想，他需要的一切一切。

纳梵问：“愿意见见我父母么？”

见，见来做什么？子渊无法想象去有钱人家的滋味，只怕去了被人家父母一打量，连做人的信心也没有了。不过，话说回来，施维亚也算有钱人家，自己去到她家就觉得亲切无比，无拘无束。

突然间，她想起很长时间没去过施维亚那里了。她随手拿起纳梵送的画册，想转手送给小施。印象中小施似乎应该是纳梵口中欣赏得了这些东西的人物。

小施笑着翻转着画册，问：“你的？”

子渊大大咧咧地说：“纳梵送的，不适合我。”

“哪有把男朋友东西四处送人的道理。”

“你不同，你是我的好朋友。”

“那如果我这里也有一本这样的画册呢？”小施从杂乱的储物间抽出一本一样的画册，封面写着“LA DOLCE VITA”，甜美的生活，丰润的肉体油画。

子渊愕然。

“有人善于四处宣扬自己的品位，似乎可以开班授课了。”

子渊的脸煞白。

“子渊，早就想向你揭开谜底，只是怕你说我与你争，是在妒忌你。其实我们都是纳梵的观众，而你更是他的追随者，为他所压抑。”

子渊喃喃道：“你怎么会有这画册？”

“他以朋友的名义送给我的。”小施道。“记得吗？那天你在为我绣花，我未应门，他便把花和画册留在了我家的信箱里。而且到现在家里的信箱也从未断过他的馈赠。”

“我不明白他是怎样想的，他怎么可以这样？”

“他们都是这样，在国外学了一些讨好人的皮毛。”小施指着书台上空的假名画，“他们有着高质素，就认为所有高质素的女性也应与他们为伍，一个也不肯放过，是朋友是恋人，似乎都是一种名分。我的母亲就曾中了这种圈套，然后又无可忍受，便选择分开。我便是牺牲者，终年一个人呆在这样的大宅里琢磨人生，好在现在的后父还拿我当回事。”

子渊疑惑：“他追求过你，你为何不答应，你那时就知道他会这样么？”

施维亚笑道：“因为他交给我一本林语堂的《The importance of life》，就以为自己真的懂得了生活的艺术，然后自己走上台前，将我的辛劳我的努力全部据为己有。”

“我感觉自己像个玩偶。”

“子渊，一个世界有一个世界的游戏规则，点破不过如此。我一向欣赏你的奔放，像你花棚里四处蔓延的大理菊，把你束缚住，好像是在虐待你的天分。”

子渊将礼物交还纳梵的时候，小施站在远处，背后的大理菊如火如荼地笑着。

纳梵说：“留个纪念吧，毕竟曾经拥有过。”

